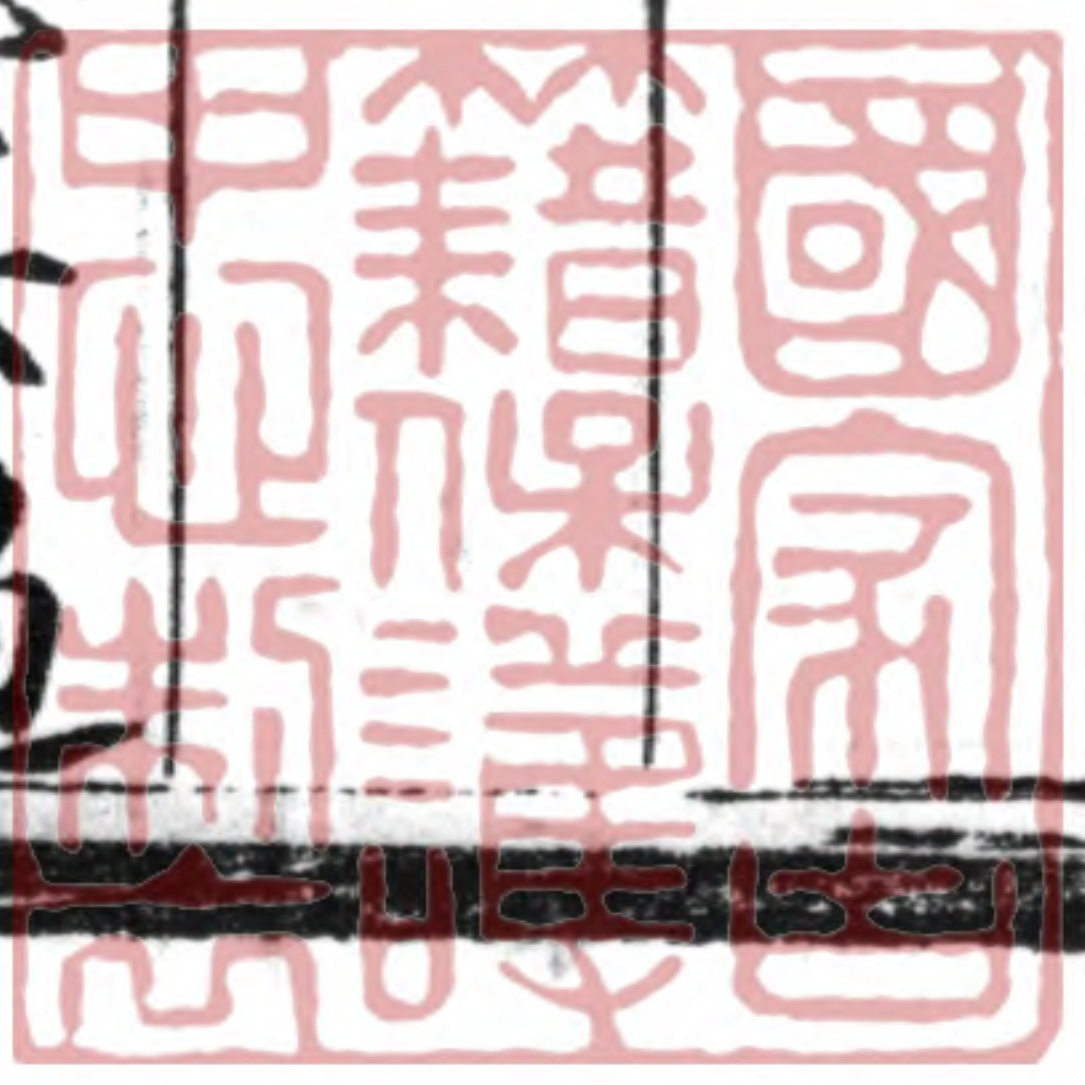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 十一則

婦人英烈

婦人女子婉孌閨房以柔順靜專為德其遇
哀而悲臨事而感蹈死而懼蓋所當然爾至
於能以義斷恩以智決策斡旋大事視死如
歸則幾於烈丈夫矣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
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
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
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市人



攻殺淖齒而齊亡臣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馬超叛漢殺刺史大守涼州叅軍楊阜出見姜叙於歷城與議討賊叙母曰常使君遇難亦汝之負但當速發勿復顧我叙乃與趙昂合謀超取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當柰月何異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哉超襲歷城得叙母罵之曰汝背父殺君天地豈久容汝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月亦死晉卞壺拒蘇峻戰死二子隨父

後亦赴敵而亡其母拊尸哭之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秦符堅將伐晉所幸張夫人引禹稷湯武事以諫曰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堅不聽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劉裕起兵討逆同謀孟昶謂妻周氏曰我決當作賊幸早離絕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起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

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舉事必有成之理以勸之竇建德救王世充唐拒之於虎牢建德妻氏氏勸使乘唐國之虛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於上源驛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其妻劉氏

劉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克用歸欲勒兵攻汴劉氏曰公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用乃止黃巢死時溥獻其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勲貴子汝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戮之於市餘人皆悲怖昏醉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莊宗臨

斬劉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
祝氏譙之曰事已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
即伸頸就戮劉仁贍守壽春幼子崇諫夜泛
舟渡淮北仁贍命斬之監軍使求救於夫人
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
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矣趣命斬之然
後成喪王師圍金陵李後主以劉澄為潤州
節度使澄開門降越後主誅其家澄女許嫁
未適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就

死此十餘人者義風英氣尚凜凜有生意也
雖載於史策聊表出之至於唐高祖起兵太
原女平陽公主在長安其夫柴紹曰尊公將
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柰何公主曰
往矣我自為計即奔鄆發家貲招南山亡命
諭降群盜申法誓衆勒兵七萬威振關中與
秦王會渭北分定京師此其偉烈又非它人
比也

無用之用

莊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
又云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
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
致黃泉所謂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此義本
起於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一章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備水
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
飛者以翼為用繫其足則不能飛走者以足
為用縛其手則不能走舉場較藝所務者才

也而拙鈍者亦為之用戰陳角勝所先者勇
也而老怯者亦為之用則有用無用若之何
而可分別哉故為國者其勿以無用待天下
之士則善矣

龍筋鳳髓判

唐史稱張鷟早惠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
下筆輒成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於世
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也僉載紀事皆瑣
尾摘裂且多媒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

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
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
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
此甲去妻後妻犯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
判云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心薄送我畿贖
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怒曷陟屺之無情
卒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為之妻或責其
失節不伏判云夫讎不報未足為非婦道有
虧誠宜自恥詩著靡它之誓百代可知禮垂

不嫁之文一言以蔽景居喪年老毀瘠或非
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况血氣之既衰老
夫老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恐之景妻有喪
景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
在躬是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
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
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期為政焉用出以
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有
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

之判云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曰犯感而成
事張儀終謝於蘇秦景娶妻無子父母將出
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配無生育誠合比
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庶可同於束緼乙為三
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
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
降階卑我若此之類不背人情合於法意援
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錢學士所能及也元
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集中亦有

判兩卷粲然可觀張鷟字文成史云調露中
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見所對稱天
下無雙案登科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尚六
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名在二十九既以
為無雙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膺管樂
科於九人中為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
科於二十人中為第三所謂制舉八中甲科
者亦不然也

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侷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國材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藻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道侷伊呂策問殊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次及越騎飲飛皆出

畿甸欲均井田於要服遵立賦於革車并安人重穀編戶農桑之事殊不及為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淵有九名

莊子載壺子見季咸事云鯢旋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其詳見於列子黃帝篇盡載其目曰鯢

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
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洸水之潘為
淵雍水之潘為淵沂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
為淵是九為淵案爾雅云濫水正出即檻泉
也沃泉下出洸泉穴出澗者反入沂者出不
流又水決之澤為沂肥者出同而歸異皆禹
所名也爾雅之書非周公所作蓋是訓釋三
百篇詩所用字不知列子之時已有此書否
細碎蟲魚之文列子決不肯留意得非偶相

同邪淮南子有九旋之淵許叔重云至深也
賈誼吊屈原賦襲九淵之神龍顏師古曰九
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與此不同

東坡論莊子

東坡先生作莊子祠堂記辨其不詆訾孔子
嘗疑盜跖漁父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
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
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其往也舍
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中櫛舍者避席煬

者避竈其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
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
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
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
之言未終而未昧者勦之以入其言爾東坡
之識見至矣盡矣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
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為一事今之莊周
書寓言第二十七繼之讓王盜跖說劍漁父
乃至列禦寇為第三十二篇讀之者可以換

然冰釋也予案列子書第二篇內首載禦寇
餽漿事數百言即綴以揚朱爭席一節正與
東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此豈非
作文時偶忘之乎陸德明釋文郭子玄云一
曲之才妄竄竒說若闕奕意脩之首危言游
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藝文志
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
多說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
意云取其內篇衆家並同予參以此說坡公

所謂昧者其然乎闕奕游鳧諸篇今無復存矣

列子書事

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
益見宋康王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
客將何以教寡人益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
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曰善此寡
人之所欲聞也益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
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

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
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
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
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
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
曲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
力渠復可到耶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不入
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敢欺也無
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帝論三者優劣斯言

足以蔽之

天生對偶

舊說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焦薄脆之屬
為天生偶對觸類而索之得相傳名句數端
亦有經前人紀載者聊疏于此以廣多聞如
三川大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
公泥肥禾尚瘦畧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
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山萬壽
十千年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

筵上枇杷本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
繫之舟皆絕工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
俗諺者如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
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
一羽諺曰便重不便輕之類是也

銅爵灌硯

相州古鄴都魏太祖銅雀臺在其處今遺址
髣髴尚存瓦絕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為
硯餉黃魯直東坡所為作銘者也其後復歸

王氏硯之長幾三尺闊半之先公自燕還亦
得二硯大者長尺半寸闊八寸中為瓢形背
有隱起六隸字甚清勁曰建安十五年造魏
祖以建安九年領冀州牧治鄴始作此臺
云小者規範全不逮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
大魏興和年造中皆作小簇花團興和乃東
魏孝靜帝紀年是時正都鄴與建安相距三
百年其至于今亦六百餘年矣二者皆藏姪
孫儻處予為銘建安者曰鄴瓦所范嘻其是

邪幾九百年來隨漢槎萍爾筆鋒肆其滂葩
倘實寶此以昌我家銘興和者曰魏元之東
狗脚于鄴吁其瓦存亦禪千劫上林得鴈獲
貯歸笈玩而銘之衰淡棲睫贛州雩都縣故
有灌嬰廟今不復存相傳左地嘗為池耕人
往往於其中耕出古瓦可竅為硯予向來守
郡日所得者剝缺兩角猶重十斤潘墨如發
研其光沛然色正黃考德儀年又非銅雀比
亦嘗刻銘于上曰范土作瓦既植既已何斷

制於火而卒以園水廟于漢侯今千幾年何
址甃祀歌而此獨也存縣贛之雩曰若灌池
研為我得而銘以章之蓋紀實也

崔斯立

崔立之字斯立在唐不登顯仕它亦無傳而
韓文公推獎之備至其藍田丞壁記云種學
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其贈崔
評事詩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輸不
盡頃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為

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道緊才豪氣猛易
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蟻蚓其寄崔二十六詩云
西城員外丞心跡兩岨竒往歲戰詞賦不將
勢力隨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羸文如翻水
成初不用意為四坐各低面不敢挨眼窺佳
句喧眾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頷
底髭其美之如是但記云正元初挾其能戰
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而詩以為連年收
科等何其自為異也予按杭本韓文作再屈

千人蜀本作再進屈千人文苑亦然蓋它本
誤以千字為于也又登科記立之以正元三
年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觀韓公
所言崔作詩之多可知矣而無一篇傳于今
崔非螻蚓之雜惟敏速而不能工邪

漢書注冗

顏師古註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為精盡
然有失之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
假借然後而釋之既云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

固不煩申言然於循行字下必云行音下更
反於給復字下必云復音方目反至如說讀
曰悅繇讀曰佻鄉讀曰嚮解讀曰懈與讀曰
豫又讀曰歟雍讀曰壅道讀曰導畜讀曰蓄
視讀曰示艾讀曰乂竟讀曰境飭與勅同繇
與由同馭與驅同晦與暗同婁古屢字墜古
地字籛古餉字奔古犇字之類各以百數解
三代曰夏商周中都官曰京師諸官府失職
者失其常業其重複亦然貸曰假也休曰美

也烈曰業也稱曰副也靡曰無也滋曰益也
蕃曰多也圖曰謀也耗曰減也卒曰終也悉
曰盡也給曰足也寔曰漸也則曰法也風曰
化也永曰長也省曰視也仍曰頻也疾曰速
也比曰頻也諸字義不深祕既為之辭而又
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此類繁多不可
勝載其豁仇恢坐邾陝治脫攘藝垣縮顛擅
酣侔重禹俞選等字亦用切脚皆為可省志
所注尤為煩蕪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

四言之若相國何相國參大尉勃大尉亞夫
丞相平丞相吉亦注為蕭何曹參威文顏閔
必注為齊威晉文顏淵閔子騫之類讀是書
者要非童蒙小兒夫豈不曉何煩於屢注哉
顏自著叙例云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
衆所共曉無煩翰墨殆是與今書相矛盾也

古跡不可考

郡縣山川之古跡朝代變更陵谷推遷蓋已
不可復識如堯山歷山所在多有之皆指為

堯舜時事編之圖經稽會禹墓尚云居高丘
之顛至於禹穴則強名一罅不能容指不知
司馬子長若之何可探也舜都蒲坂實今之
河中所謂舜城者宜歷世奉之唯謹案張芸
叟河中五廢記云蒲之西門所由而出者兩
門之間即舜城也廟居其中唐張洪靖守蒲
嘗脩飾之至熙寧之初垣墉尚固曾不五年
而為堦陶者盡矣舜城自是遂廢又河之中
冷一洲島名曰中渾所以限橋不知其所起

或云汾陽王所為以鐵為基上有河伯祠水
環四周喬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
無遺迹中渾自此遂廢顯顯者若此他可知
矣東坡在鳳翔作凌虛臺記云嘗試登臺而
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其南則漢武之
長楊五柞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
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然數
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類垣無復存者
謂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則區區泥

於陳迹而必欲求其是蓋無此理也漢書地理志扶風雍縣有橐泉宮秦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不以為穆公

容齋續筆卷第十二

容齋續筆卷第十三

十四則

科舉恩數

國朝科舉取士自大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然各出一時制旨未嘗輒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許也大平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皆大理評事充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將作丞餘並為評事充通當及監當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

下二十三人皆將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
九人自王世則以下十八人以評事知縣餘
授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判簿尉改知
令錄明年並遷守評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
八人自梁顥以下二十一人才得節察推官
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權知諸
縣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陳堯叟曾會至
得光祿丞直史館而第三人姚揆但防禦推
官淳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孫何以下二人

將作丞二人評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擬
咸平元年孫僅但得防推二年孫暨以下但
免選注官蓋此兩榜

真宗在諒闇禮部所放故殺其禮及三年陳
堯咨登第然後六人將作丞四十二人評事
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節度推官軍事判官
第三甲八十人防團軍事推官

下第再試

太宗雍熙二年已放進士百七十九人或云

下第中甚有可取者乃令復試又得洪湛等
七十六人而以湛文采道麗特升正榜第三
端拱元年禮部所放程宿等二十八人進士
葉齊打鼓論榜遂再試復放三十一人而諸
科因得官者至於七百一時待士可謂至矣
然大平興國末孟州進士張雨光以試不合
格縱酒大罵於街衢中言涉指斥
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永不得赴舉恩威並行
至於如此

試賦用韻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叙元無定
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為韻是也有
四韻者奠莢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
天廷丹甌賦以國有豐年秦階六符賦以元
亨利正為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
川上動為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颺颺人鏡
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鍾待撞君子聽音東
郊朝日蜡日祈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

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已之鵠觀紫極舞五聲
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瑞賦
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
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寶遠
物為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試舉
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魏以正月
之吉懸法象魏玄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珠
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
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不

絕日月合璧以兩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
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為韻是也有五平三側
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傳說之官為韻是也
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
為韻是也自大和以後始以八韻為常康莊
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
從諫則聖為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為
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
側大為識者所誚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

國朝大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
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
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正元制科

唐德宗正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垪
為舉首王播次之隔一名而裴度崔群皇甫
鎛繼之六名之中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
正負不侔度群同為元和宰相而鎛以聚斂
賄賂亦居之度群極陳其不可度恥其同列

表求自退兩人竟為鎛所毀而去且三相同
時登科不可謂無事分而玉石雜糅薰蕕同
器若默默充位則是固寵患失以私妨公裴
崔之賢誼難以處也

本朝韓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聯名熙
寧間康公荆公為相岐公參政故有一時同
榜用三人之語頗類此云

貽子錄

先公自燕歸得龍圖閣書一策曰貽子錄有

御書兩印存不言撰人姓名而序去愚叟受
知南平王政寬事簡意必高從誨擅荆渚時
賓僚如孫光憲輩者所編皆訓倣童蒙其修
進一章云咸通年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
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諱宰相諱主文諱
士人家小子弟忌用熨斗時把帛慮有拽白
之嫌燭下寫試無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措
改塗乙注如有即言字數其下小書名同年
小錄是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

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為上觀以西為首給
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
輩避位及吏部給春闈牒便稱前鄉貢進士
大略有與今制同者獨避宰相主文諱不復
講雙隻先輩之名它無所見其林園一章謂
茄為酪酥亦甚新

金花帖子

唐進士登科有金花帖子相傳已久而世不
多見予家藏咸平元年孫僅榜盛京師所得

小錄猶用唐制以素綾為軸貼以金花先列
主司四人銜曰翰林學士給事中楊兵部郎
中知制誥李右司諫直史館梁祕書丞直史
館朱皆押字次書四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
日生祖諱某父諱某私忌某日然後書狀元
孫僅其所紀與今正同別有高四寸綾闊二
寸書盛京二字四主司花書于下粘於卷首
其規範如此不知以何年而廢也但此榜五
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九名劉燁為河

南人餘皆貫開封府其下又二十五人亦然
不應都人士中選若是之多疑亦外方人寄
名託籍以為進取之便耳四主司乃楊礪李
若拙梁顥朱台符皆只為同知舉

物之大小

列禦寇莊周大言小言皆出於物理之外列
子所載夏革曰渤海之東幾億萬里有大壑
焉實惟無底之谷中有五山高下周旋三萬
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而五山之根無所

連著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
六萬歲一交焉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
盈數千而暨山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
歸其國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沈於大海張湛
注云以高下周圍三萬里山而一鼇頭之所
戴而六鼇復為一釣之所引龍伯之人能并
而負之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之
猶蚊蚋蚤虱耳大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
莊子逍遙遊首著鯤鵬事云北冥有魚其名

為鯤鵬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
名為鵬鵬之徙於南冥水擊三千里搏扶搖
而上者九萬里也二子之語大若此至於小
則莊子謂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右角曰
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
日而後反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
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
蚊弗覺也黃帝與容成子同齋三月徐以神
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

之若雷霆之聲二子之語小如此釋氏維摩
詰長者居丈室而容九百萬菩薩并師子座
一芥子之細而能納須弥皆一理也張湛不
悟其寓言而竊竊然以大虛無所不容為說
亦隘矣若吾儒中庸之書但云天地之大也
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
小天下莫能破焉則明白洞達歸於至當非
二氏之學一偏所及也

郭令公

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右者
然至其女孫為憲宗之正妃歷五朝母天下
終以不得志於宣宗而死自是支胃不復振
及本朝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僅得裔孫元亨
於布衣中以為永興軍助教歐陽公知制誥
行其詞曰繼絕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
所以勸天下之為人臣者焉况爾先王名載
舊史勲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
不可以廢徃服新命以榮厥家且以二十四考

中書令之門而需一助教以為榮吁亦淺矣
乃知世祿不朽如春秋諸國至數百年者後
代不易得也

紀年兆祥

自漢武建元以來千餘年間改元數百其附
會離合為之辭者不可勝書固亦有曉然而
易見者如晉元帝永昌郭璞以為有二日之
象果至冬而亡亘靈寶大亨識者以為一人
二月了果以仲春敗蕭棟武陵王紀同歲憲

位皆為天正以為二人一年而止其後皆然
齊文宣天保為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然
梁明帝蕭歸亦用此而盡二十三年或又云
歸蕞爾一邦故非機祥所係齊後主隆化為
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為得二日周武帝宣
政為宇文亡日宣帝大象為天子冢蕭琮晉
出帝廣運為軍走隋煬帝大業為大苦末唐
僖宗廣明為唐去丑口而著黃家日月以兆
巢賊之禍

欽宗靖康為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高宗由康邸建中興之業熙寧之末將改元近臣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成曰豐亨神宗曰成字負戈美成者犬羊負戈亨字為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為元豐若隆興則取建隆紹興各一字與唐正元取正觀開元之義同已而嫌與顏亮正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時守顛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

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為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民俗火葬

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歛不終日肉未及寒而就熱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烟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

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
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
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不可并焚也
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
騎劫圍齊即墨掘人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
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
則是古人以焚尸為大僂也列子曰楚之南
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斃其肉而棄之然後
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

積而焚之燠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
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蓋
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以為儀渠為異
至與斃肉者同言之斃

音寡

大史日官

周禮春官之屬曰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
邦國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
鄙頒告朔于邦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
辨昭穆鄭氏注云大史日官也引左傳天子

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為說志謂記也史官主書國語所謂鄭書及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耳故司馬談為漢大史令而子長以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今大史局正星曆卜祝輦所聚其長曰大史局令而隸秘書省有大史案主之蓋其源流有自來矣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名劍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商二女既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首先馘入燎于周廟又用紂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梟僂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為淫侈

至於擒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
五犀十有三鼈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
羆百八十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麂十
有六麝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
愍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
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
殺為仁無緣所馘如此蓋大言也王會篇皆
大會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叔周公在左
大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

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堯舜禹湯後
商夏即杞宋也又言俘商寶玉億有百萬所
紀四夷國名頗古與獸畜亦奇崑以肅真為
稷真穢人為穢人樂浪之夷為良夷姑蔑為
姑妹東甌為且甌渠搜為渠叟高句麗為高
夷所叙穢人前兒若彌猴立行聲似小兒良
夷在子獸名弊身人首脂其腹灸之藿則鳴
揚州禺禺魚人鹿青丘狐九尾東南夷白民
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金海陽

盈車大蟹西南戎曰央林以首耳首耳者身
若虎豹渠叟以鼬犬鼬犬者露犬也能飛食
虎豹驅陽戎以鼈封鼈封者若屍前後有首
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臯雞康民以稭苡其
實如李實之宜子北狄州靡費費其形人身
枝踵自突突則上唇翕其目食人都郭亦北狄
生生若黃狗人面能言竒幹亦北狄善芳頭若
雄雞佩之令人不昧正東高夷嗛羊嗛羊者
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叩叩距虛犬戎

文馬而赤鬐縞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白
州北閭北閭者其華若羽以其木為車終行
不敗篇末引伊尹朝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使
為四方獻令伊尹請令正東以魚皮之鞞鯁
醬蛟鼈利劍正南以珠璣璆瑁象齒文犀正
西以丹青白旄江歷珠名龍角正北以橐駝
駒駼馱馱良弓為獻湯曰善凡此皆無所質
信姑錄之以貽博雅者唐太宗時遠方諸國
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

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
反受其咎母為權首將受其咎以為逸周書
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曹子建論文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
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
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
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
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

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子建之論善矣任昉
為王儉主簿儉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
數字儉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
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為人詆訶雖未形之
於辭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歐陽公作尹
師魯銘文不深辯其獲罪之冤但稱其為文
章簡而有法或以為不盡公怒至詒書它人
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脩於
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學曰通之古今此

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王荆公為錢公輔銘母夫人蔣氏墓不稱公輔甲科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為太君榮後云孫七人皆幼不書其名公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以銘文見屬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如得甲科為

通判何足以為大夫人之榮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大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議其文亦如此

雨水清明

曆家以雨水為正月中氣驚蟄為二月節清明為三月節穀雨為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

仍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
之前至於大初始正之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三

容齋續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尹文子

漢藝文志名家內有尹文子一篇云說齊宣
王先公孫龍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居稷下
與宋鈞彭蒙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今其書
分為上下兩卷蓋漢末仲長統所銓次也其
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老者大道篇
曰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
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

不足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又曰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群勇欲絕獨衆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

足以周務出群之辯不可為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正陳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聖人任道立法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此至治之術也詳味其言頗流而入於兼愛莊子末章叙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

舍者也其為人大多其自為大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鉞而文不預又別一書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細人所作非此之謂也

帝王訓儉

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其繼世象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矣耳宋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牀頭有土障上挂

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唯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何以喻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冊是時明皇復位未久厲

精為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
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何有於
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周武帝陳
高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寶煬
帝之淫侈浮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用計臣為相

唐自正觀定制以省臺寺監理天下之務官
脩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時極盛好大喜功
於財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韋堅楊矜王洪

皆以聚斂刻剝進然其職不出戶部也楊國
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大府卿
及兩京司農大府出納是時猶未立判使之
名也肅宗以後兵興費廣第五琦劉晏始以
戶部侍郎判諸使因之拜相於是鹽鐵有使
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齡李巽之徒踵相
躡遂浸浸以它官主之權任益重憲宗季年
皇甫鏗由判度支程异由衛尉卿鹽鐵使並
命為相公論沸騰不恤也逮於宣宗率由此

塗大用馬植裴休夏侯孜以鹽鐵盧商崔元式周墀崔龜從蕭鄴劉琢以度支魏扶魏謩崔謹由蔣伸以戶部自是計相不可勝書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調兵食非宰相事請以歸有司其識量宏正不可同日語也

州縣牌額

州縣牌額率係於吉凶以故不敢輕為改易嚴州分水縣故額草書分字縣令有作聰明者謂字體非宜自真書三字刻而立之是年

邑境惡民持刃殺人者衆蓋分字為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遠素無火災紹熙元年添差通判盧瑑悉以所作隸字換郡下扁榜自譙樓儀門凡亭榭臺觀之類一切趨新郡人為字多燥筆而於州牌尤為不嚴重私切憂之次年四月火起於郡庫經一日兩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

盧知猷

唐之末世王綱絕紐學士大夫逃難解散畏

死之不暇非有扶顛持危之計能支大厦於
將傾者出力以佐時則當委身山樓往而不
反為門戶性命慮可也白馬之禍豈李振柳
璨數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崔獨孤諸公有以
自取耳偶讀司空表聖集大子大師盧知猷
神道碑見其仕於僖昭更歷榮級至尚書右
僕射以一品致仕可以歸矣然由間關跋履
從昭宗播遷自華幸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終
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沒於牖下亦云幸也新

唐書有傳附於父後甚畧云昭宗為劉季述
所幽感憤而卒案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
之禍天復元年反正至知猷亡時相去五年
傳云子文度亦貴顯而碑載嗣子刑部侍郎
膺亦不同表聖乃盧幕客當時作誌必不誤
矣昭宗實錄光化四年三月華州奏大子大
師盧知猷卒以劉季述之變感憤成疾卒年
七十五正與新唐傳同蓋唐武宣以後諸錄
乃宋敏求補撰簡牘當有散脫者皆當以司

空之碑為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復舊唐紀十一月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趨長安文武百寮太子太師盧知猷已下出迎又為可證宰相世系表知猷生文度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膺刑部侍郎二者矛盾如此

忌諱諱惡

周禮春官小史詔王之忌諱鄭氏云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禮記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者先王名惡者忌日若子邠

惡烏路反左傳叔弓如滕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然也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觀此乃知忌諱之明文漢人表疏如東方朔有不
知忌諱之類皆戾本旨今世俗語言多云無忌諱及不識忌諱蓋非也

陳涉不可輕

楊子法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軌

以為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
先適足以為禍始予謂不然秦以無道毒天
下六王皆萬乘之國相踵滅亡豈無孝子慈
孫故家遺俗皆奉頭鼠伏自張良狙擊之外
更無一人敢西向窺其鋒者陳勝出於戍卒
一旦奮發不顧海內豪傑之士乃始雲合響
應並起而誅之數月之間一戰失利不幸隕
命於御者之手身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
相竟亡秦項氏之起江東亦矯稱陳王之令

而度江秦之社稷為墟誰之力也且其稱王
之初萬事草創能從陳餘之言迎孔子之孫
鮒為博士至尊為大師所與謀議皆非庸人
崛起者可及此其志豈小小者哉漢高帝為
之置守冢於碭血食二百年乃絕子云指以
為亂何邪若乃殺吳廣誅故人寡恩忘舊無
帝王之度此其所以敗也

士匄韓厥

晉厲公既殺卻氏三卿群臣疑懼欒書荀偃

執公召士旬旬辭不往召韓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二子竟弒公而不敢以旬厥為罪豈非敬畏其忠正乎唐武德之季秦王與建成元吉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季靖靖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任為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識見畧等而無有稱

述者唐史至不書其事殆非所謂發潛德之幽光也蕭道成將革命欲引時賢叅贊大業夜召謝朓屏人與語朓竟無一言及王儉褚淵之謀既定道成必欲引朓叅佐命朓亦不肯從遂不仕齊世其亦賢矣

孔墨

墨翟以兼愛無父之故孟子辭而辟之至此於禽獸然一時之論迨於漢世往往以配孔子列子載惠盎見宋康王曰孔丘墨翟無地

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
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鄒陽上書於梁孝王曰
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
翟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賈誼過秦
云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徐樂云非有孔曾墨
子之賢是皆以孔墨為一等列鄒之書不足
議而誼亦如此韓文公最為發明孔子之學
以為功不在禹下者正以辟楊墨耳而著讀
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脩

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
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此又何也魏
鄭公南史梁論亦有抑揚孔墨之語

玉川月蝕詩

盧仝月蝕詩唐史以謂譏切元和逆黨考韓
文公效仝所作云元和庚寅歲十一月是年
為元和五年去憲宗遇害時尚十載仝云歲
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說者謂董秦即李忠
臣嘗為將相而臣朱泚至於亡身故仝鄙之

東坡以為當秦之鎮淮西日代宗避吐蕃之
難出狩追諸道兵莫有至者秦方在鞠場趣
命治行諸將請擇日秦曰父母有急難而欲
擇日乎即倍道以進雖末節不終似非無功
而食祿者近世有嚴有翼者著執苑雌黃謂
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受泚偽官為賊居
守何功之足云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坡乃
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有翼之論一何輕發
至詆坡公為非為謬哉予案是時秦之死二

十七年矣何為而追刺之使全欲譏逆黨則
應首及祿山與泚矣竊意元和之世吐突承
瓘用事全以為嬖幸擅位故用董賢秦宮輦
喻之本無預李忠臣事也記前人似亦有此
說而不能省憶其詳

詩要點檢

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點檢者如
杜老夔府詠懷前云滿坐涕潏潏後又云伏
膺涕漣漣白公寄元微之既云無盃不共持

又云笑勸迓辛酒華樽逐勝移觥飛白玉卮
飲訝卷波遲歸鞍酩酊馳酡顏烏帽側醉袖
玉鞭垂白醪充夜酌嫌醒自啜醅不飲長如
醉一篇之中說酒者十一句東坡賦中隱堂
五詩各四韻亦有坡垂似伏螯崩崖露伏龜
之語近於意重

周蜀九經

唐正觀中魏證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祕書監
請募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

手繕寫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
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
禮郭暎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
于後經典釋文末云顯德六年己未三月大
廟室長朱延熙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
敏以工部尚書為詳勘官此書字畫端嚴有
楷法更無舛誤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
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
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正尚武之時而能如是

蓋至此年而成也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祕書省祕書郎張紹文書周禮者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鐫其字體亦皆精謹兩者並用士人筆札猶有正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傳遠唯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紹興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

內凡

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

淵聖御名或徑易為威字而它廟諱皆只缺畫愚而自用為可笑也蜀三傳後列知益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况銜大書為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曹穎叔提點刑獄屯田員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低於况今雖執政作牧監司亦與之鴈行也

冢宰治內

周禮天官冢宰其屬有宮正實掌王宮之戒
令糾禁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
蓋宮中官之長也故自后夫人之外九嬪世
婦女御以下無不列於屬中後世宮掖之事
非上宰可得而聞也禮記內則篇記男女事
父母舅姑細瑣畢載而首句云后王命冢宰
降德于衆兆民則以其治內故也

宰相爵邑

國朝宰相初不用爵邑為輕重然亦嘗以代

陞黜王文康曾任司空後為太子太師經
大宗登極恩但封祁國公呂文穆自司徒謝
事為太子大師經東封西祀恩不復再得三
公但封徐國許國公而已寇忠愍罷相學士
錢惟演以太子太傅處之

真宗令更與此恩數惟演但乞封國公王奠
公欽若食邑已過萬戶及謫為司農卿於銜
內盡除去後再拜相乃悉還之湯岐公以大
觀文免相因御史言落職鑄爵趙衛公坐舉

官犯賊見為使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
戶今周益公亦然皆故實所無也王發相元
封莫嫌其與飲若同屢欲改適有進
國史賞予為擬進韓國制詞用有此莫方莫
如韓樂既播告矣而剛定官馮震武以為
真宗故封不許用遂貼麻為魯雖著於司封
格馮蓋不知富韓公已用之矣是時婺相以
食邑過二萬戶為辭
壽皇遣中使至邁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無

體例及合如何施行事理擬定聞奏遂以邑
戶無止法復命乃竟行下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
也楊朱之書不傳於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
所載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
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
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
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

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
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
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
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
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
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觀此則孟氏之言可
證矣

李長吉詩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剪湘中一尺天

吳娥莫道吳刀澁正用杜老題王宰畫山水
圖歌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松半江水之
句長吉非蹈襲人後者疑亦偶同不失自為
好語也

子夏經學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
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它人不同矣於易則
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
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

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
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
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
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
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
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
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四

容齋續筆卷第十五

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宣和間朱勔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
東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
王仲閔輩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
木稍堪翫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誌
而未即取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
發行必撤屋決墻而出人有一物小異共指
為不祥唯恐芟夷之不速楊戩李彥創汝州

西城所任輝彥李士渙王澣毛孝立之徒亦
助之發物共奉大抵類勳而又有甚焉者
徽宗患其擾屢禁止之然覆出為惡不能絕
也偶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詩乃知唐世固
有是事漫錄于此晨遊紫閣峯暮宿山下村
村老見予喜為予開一罇舉盃未及飲暴卒
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
酒掣我盤中殮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
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

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切勿語
中尉正承恩蓋正元元和間也

李林甫秦檜

李林甫為宰相妬賢嫉能以裴耀卿張九齡
在已上以李適之爭權設詭計去之若其所
引用如牛仙客至終于位陳希烈及見其死
皆共政六七年雖兩人伴食諂事所以能久
然林甫以忤心賊害亦不朝愠暮喜尚能容
之秦檜則不然其始也見其能助我自冗散

小官不三二年至執政史才由御史檢法官
超右正言遷諫議大夫遂簽書樞密施鉅由
中書檢正鄭仲熊由正言同除權吏部侍郎
方受告正謝施即叅知政事鄭為簽樞宋樸
為殿中侍御史欲驟用之令臺中申稱本臺
缺檢法主簿須長貳乃可辟即就狀奏除侍
御史許薦舉遽拜中丞謝日險簽樞其捷如
此然數人者不能數月而罷楊愿最善佞至
飲食動作悉效之秦嘗因食噴嚏失笑愿於

倉卒間亦陽噴飯而笑左右侍者哂焉秦察
其奉已愈喜既歷歲亦厭之諷御史排擊而
預告之愿涕淚交頤秦曰士大夫出處常事
耳何至是愿對曰愿起賤微致身此地已不
啻足但受大師生成恩過於父母一旦別去
何時復望車塵馬足邪是所以悲也秦益憐
之使以本職奉詞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
罷叅政或曰胡不效楊原仲之泣李河北人
有直氣笑曰便打殺我亦撰眼淚不出秦聞

而大怒遂有江州居住之命秦嘗以病謁告政府獨有余堯弼因奏對

高宗訪以機務一二不能答秦病愈入見上曰余堯弼既叅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與聞秦退扣余曰此日榻前所詢何事余具以告秦呼省吏取公牘閱視皆已書押責之曰君既書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欲相責耳余離席辯析不復應明日臺評交章段拂為人憤憤一日秦在前開陳頗久遂俯首瞋睡奏

退始覺殊窘怖上猶慰拊之且詢其鄉里少頃還殿廊幕中秦閉目誦佛典客贊揖至三乃答歸政事堂窮詰其語無以對旋遭劾至於責居湯思退在樞府上偶回顧有所問秦是日所奏微不合即云陛下不以臣言為然乞問湯思退上曰此事朕豈不曉何用問它湯思退秦還省見湯已不樂謀去之會其病迨於亡遂免考其所為蓋出偃月堂之上也

注書至難雖孔安國馬融鄭康成王弼之解
經杜元凱之解左傳顏師古之注漢書亦不
能無失王荊公詩新經八月剝棗解云剝者
剝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毛公本註云剝
擊也陸德明音普卜反公皆不用後從蔣山
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
非即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無之洪慶
善注楚辭九歌東君篇緇瑟兮交鼓簫鐘兮
瑤篴引儀禮鄉飲酒章間歌魚麗笙由庚歌

南有嘉魚笙崇丘為比云簫鍾者取二樂聲
之相應者互奏之既鏤板置于墳庵一蜀客
過而見之曰一本簫作擴廣韻訓為擊也蓋
是擊鐘正與緇瑟相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
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蕞春一士獨杜門注
其詩不與人往還錢仲仲為黃岡尉因考校
上舍往來其鄉三進謁然後得見首詩借閱
其書士人指案側巨編數十使隨意抽讀適
得和楊公濟梅花十絕月地雲階漫一罇玉

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
是返魂注云玉奴齊東昏侯潘妃小字臨春
結綺者陳後主三閣之名也伸仲曰所引止
於此耳曰然伸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
紀記入薄太后廟見古后妃輩所謂月地雲
階見洞仙東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
他乃是此篇所用先王何為沒而不書士人
恍然失色不復一語顧其子然紙炬悉焚之
伸仲勸使姑留之竟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

年非君幾貽士林嗤笑伸仲每談其事以戒
後生但玉奴乃楊貴妃自稱潘妃則名玉兒
也剝棗之說得於吳說傅朋簫鐘則慶善自
言也紹興初又有傅洪秀才注坡詞鏤板錢
塘至於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不能引
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笑
怕薔薇習學畫雅黃未就不能引南部烟花
錄如此甚多

經典遭秦火之餘脫亡散落其僅存於今者
相傳千歲雖有錯誤無由復改漢藝文誌載
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
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以尚書校歐
陽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
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
字者脫亦二十二字今世所存者獨孔氏古
文故不見二篇脫處周易雜卦自乾坤以至
需訟皆以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若大過

至夬八卦則否蓋傳者之失也東坡始正之
元本云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
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
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
長小人道憂也坡改云頤養正也大過顛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
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
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謂如此而相
從之次相反之義渙然若合符節矣尚書洪

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
五曰曆數便合繼之以玉省惟歲卿士惟月
師尹惟日至於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章乃
接五皇極亦以簡編脫誤故失其先後之次
五皇極之中蓋亦有雜九五福之文者如歛
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
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
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康誥自

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乃
是洛誥合在篇首周公拜手之前武成一篇
王荊公始正之自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即
繼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至一戎衣天
下大定乃繼以厥四月哉生明至於小子其
承厥志然後及乃反商政以訖終篇則首尾
亦粲然不紊

南陔六詩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毛公為

詩詁訓傳各置其名述其義而亡其辭鄉飲
酒燕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
白華華黍乃閑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
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蘋采芣切詳文意
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
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
南陔至于由儀是也有其義者謂孝子相戒
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元未嘗

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為及秦之世而亡之又
引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為此謂新宮之
詩亦亡按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杜
注為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陸德明音
義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為樂
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
篇內及秦而亡蓋祖鄭說耳且古詩經刪及
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
東哲補亡六篇不可作也左傳叔孫豹如晉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
明繇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
鐘而奏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若六詩則
工歌之矣尤可證也

紹聖廢春秋

五聲本於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
濟水絕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
是固出於無可柰何非人力所能為也若乃
六經載道而王安石欲廢春秋紹聖中章子

厚作相蔡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誠萬世
之罪人也

王韶熙河

王韶取熙河

國史以為嘗游陝西采訪邊事遂詣闕上書
偶讀晁以道集與熙河錢經畧書云熙河一
道曹南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喜功
名欲城之其如韓范之論何又其後有一王
長官韶者薄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

云云遂穴以為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謂韓公視王長官者雅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公棄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淺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隴拶似若無能頗聞有子存實有不可不懼者此書蓋是元祐初年然則韶之本指乃如此予修史時未得其說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嘗上十策若通喃廝囉之屬羗當時施用之餘皆不書不知晁公所指為何也

書籍之厄

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亡之夕盡焚之隋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唐平王世充得其舊書於東都浮舟汴河盡覆于砥柱正觀開元募借繕寫兩都各聚書四部祿山之辭尺簡不藏代宗文宗時復行搜采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尠昭宗又於諸道求訪及徙洛陽蕩然無遺令人觀漢隋唐經籍執文誌未嘗不茫然大息也晁

以道記

本朝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唐舊書令其子孫不知何在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闢學館以延學士大夫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直入讀書供勞餼以給其日力與衆共利之今其家僅有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宋宣獻家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為灰燼以道自謂家五世於茲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校讐

是正未肯自遜政和甲午之冬火亦告譴惟劉壯輿家於廬山之陽自其祖凝之以來遺子孫者唯圖書也其書與七澤俱富矣於是為作記今劉氏之在廬山者不聞其人則所謂藏書殆亦羽化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於斯文為靳靳也宣和殿大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置之祕書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

逐貧賦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楊子雲
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
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
跋奚移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
貧一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
百餘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于此云楊
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
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惆悵失
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

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隣接
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
受訶久為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
全人皆稻粱我獨藜食貧無寶玩何以接歡
宗室之宴為樂不樂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
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體露肌朋友
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為舍汝遠
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
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

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
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
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
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
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
昏惑饕餮之群貧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
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嶠
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譽處
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

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
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
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
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
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
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游息
唐宣宗時有文士王振自稱紫邏山人有送
窮辭一篇引韓吏部為說其文意亦工

澗松山苗

詩文當有所本若用古人語意別去機杼曲而暢之自足以傳示來世左大冲詠史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胃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来非一朝白樂天續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長纖草山苗高入雲風雪折勁木澗松摧為薪風摧此何意雨長彼何因百尺澗底死寸莖山上春語意皆出太冲然其含蓄頓挫則不逮也

男子運起寅

今之五行家學凡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起於申莫知何書所載淮南子氾論訓篇云禮三十而娶許叔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數

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此說正為起運也

宰我作難

史記稱宰我為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為辨之以為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事齊政為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予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謂曰常陰取齊國殺宰予於

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為所殺也予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夫祝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畧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

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鴟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為無稽是以蠡為助田氏為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古人占夢

漢藝文志七畧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為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

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大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為致夢夏侯氏所作觴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思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采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

叶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
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
奠于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為大
是以見於七畧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時或
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
如林亦無一箇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容齋續筆卷第十五

容齋續筆卷第十六

十六則

高德儒

唐高祖起兵大原使子建成世民將兵擊西
河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
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
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讀史不熟者但
以為史氏虛設此語以與指鹿為馬作對耳
按隋大業十一年有二孔雀飛集寶城朝堂
前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

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詔以德儒誠心
冥會肇見嘉祥擢拜朝散大夫餘人皆賜束
帛仍於其地造儀鸞殿距此時財二年餘蓋
唐溫大雅所著創業起居注載之不追書前
事故也新唐書太宗紀但書云率兵徇西河
斬其郡丞高德儒尤為簡畧賴通鑑盡紀其
詳范氏唐鑑只論其被誅一節云

唐朝士俸微

唐世朝士俸錢至微除一頃之外更無所謂

料券添給之類者白樂天為校書郎作詩曰
幸逢大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難大用典校
在祕書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遂使少年
心日日常晏如及為翰林學士當遷官援姜
公輔故事但乞兼京兆府戶曹叅軍既除此
職喜而言志至云詔授戶曹掾俸詔感君恩
弟兄俱簪笏新婦儼衣巾羅列高堂下拜慶
正紛紛喧喧車馬來賀客滿我門置酒延賀
客不復憂空罇而其所得者亦俸錢四五萬

廩祿二百石而已今之主簿尉占優飫處固
有倍蓰於此者矣亦未嘗以為足古今異宜
不可一槩論也楊文公在
真宗朝為翰林學士而云虛忝甘泉之從臣
終作若教之餒鬼蓋是時尚為鮮薄非後來
比也

計然意林

漢書貨殖傳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
范蠡計然遂報彊吳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

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
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群書所稱句
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
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
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
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弟
四等一名計研班固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
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
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

中經薄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按唐正元中馬總所述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為人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烏喙不可與

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駟注史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為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為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為宗畧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子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總只載其叙計然及他三事云餘並陰陽曆數故不

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衣與人亦不取一衣於人之類其它所引書如故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奔也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裴

氏新言袁准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子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思穎詩

士大夫發跡壠畝貴為公卿謂父祖舊廬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復以醫藥弗便飲膳難得自村疇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為不宜輕

若夫以為得計又從而詠歌夸詡之著于詩文是其一時思慮誠為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或之免也歐陽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于其里之瀧岡公自為阡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穎其思穎詩序云予自廣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爾來思穎之念未嘗少忘於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乃發舊橐得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所作以見予拳

拳於穎者非一日也又續詩序云自丁家難服除入翰林為學士忽忽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于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蔡蔡穎連彊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時熙寧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道遙於穎蓋無幾時惜無一語及于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為穎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是因一代貴達而墳墓乃隔

為它壤予每讀二序輒為大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東坡之居宜興乃因免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無以為歸復暫至常州已而指館文定公雖居許而治命反葬於眉山云

劉蕢下第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蕢對策極言宦官之禍既而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

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蕢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蕢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蕢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蕢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臣所對不及蕢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蕢直不報予按是時宰相乃裴度韋處厚竇易直易直不足言裴韋之賢顧獨失此至於抑言者使

勿論奏豈不有愧於心乎。賁既由此不得仕於朝而李邵亦不顯。蓋無敢用之也。令孤楚牛僧孺乃能表賁入幕府待以師禮。竟為宦人所嫉。誣貶柳州司戶李商隱。贈以詩曰：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萬里相逢歡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及賁卒復以二詩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為聞。又曰：已為秦逐客。復作楚冤魂。併將添恨淚。一洒問乾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才七年。未知

賁及見之否乎

酒肆旗望

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為之。微者隨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挂餅瓢標。唐人多詠於詩。然其制蓋自古以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榘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懸幟者此也。

賢宰相遭讒

一代宗臣當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國而聽之固為社稷之福然必不使邪人參其間乃可不然必為所勝姑以唐世及

本朝之事顯顯者言之若褚遂良長孫無忌之遭李義府許敬宗張九齡之遭李林甫是也裴晉公相憲宗立淮蔡青鄆之功唐之威令紀綱既壞而復振可謂名宰矣皇甫鎛一共政則去不旋踵迨穆敬文三宗主既不明而元稹李逢吉宗閔更撼之使不得一日安

厥位趙韓王以佐命元勳而為盧多遜所勝寇萊公為丁謂所勝杜祁公韓范為陳執中賈昌朝所勝富韓公為王介甫所勝范忠宣為章子厚所勝趙忠簡為秦會之所勝大抵皆然也

宋齊丘

自用兵以來令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為不堪然於其中所謂和買折帛尤為名不正而斂最重偶閱大中祥符間大常博士許載

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
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版簿定租
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
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
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
并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為員外郎
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紬綿絹本色曰江淮
之地唐季已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
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

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為教民弃本逐末
耳是時絹每匹市賣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
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擡為一貫七百紬
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
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
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
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篲
救火燒水求請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
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

野無閑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
宋民到于今受其賜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
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
中略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為
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覲於偏閔之臣
乎齊丘平生在所不論也

鹹杭子

玉篇唐韻釋杭子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
及卵不壞異物志云杭子音元鹽鴨子也以

其用杭木皮汁和鹽漬之今吾鄉處處有此
乃如蒼耳益母莖幹不純是木小人爭聞者
取其葉授擦皮膚輒作赤腫如被傷以誣賴
其敵至藏鴨卵則又以染其外使若赭色云

月中桂兔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
之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
之說其紀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
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

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公鑒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為境桂空如水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墓俗說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為和黃秀才頃予游南海西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閣枕江流標為鑒空正見詩牌揭其上蓋當時臨賦處也

唐二帝好名

唐正觀中忽有白鵲營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觀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太宗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放鵲於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綿綉焚於殿前天下母得復采織罷兩京織綿坊予謂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訓于後然大惡出於好名鵲巢之異左右從而獻諛叱而去之可

也何必毀其巢珠玉綿綉勿珍而尚之可也
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使家至戶曉哉治
道貴於執中是二者懼不可以為法其後楊
貴妃有寵織綉之工專供妃院者七百人中
外爭獻器服珍玩嶺南經略使張九臯廣陵
長史王翼以所獻精靡九臯加三品翼入為
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明皇之始終一何
不同如此哉

周禮非周公書

周公一書世謂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賢以為
戰國陰謀之書考其實蓋出於劉歆之手漢
書儒林傳蓋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
至王莽時歆為國師使建立周官經以為周
禮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
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及其子衆往師之
此書遂行歆之處心積慮用以濟莽之惡莽
據以毒痛四海如五均六筦市官賒貸諸所
興為皆是也故當其時公孫祿既已斥歆顛

倒六經毀師法矣歷代以來唯宇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於治民發政亦未嘗循故轍王安石欲變亂

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與詩書均匹以作三經新義其序略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大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知

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則安石所學所行實於此乎出遂謂一部之書理財居其半又謂泉府九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則非特權兼并救貧阨因以足國事之財用夫然故雖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賦而國無乏事其後呂嘉問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害徧生靈嗚呼二王託周官之名以為政其歸於禍民一也

醉尉亭長

李廣免將軍為庶人屏居藍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後廣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王莽竊位尤備大臣抑奪下權大司空士夜過奉長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

逐大司空王邑斥士以謝予觀此兩亭尉長其醉等耳霸陵尉但呵止李廣而廣殺人武帝不問奉常亭長殺宰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

三易之名

三易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皆以兩字為義今但稱周易曰易非也夏曰連山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為連山商曰歸

藏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為歸藏周曰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天能周布於四時故名易為周也大簇為人統寅為人正夏以十二月為正人統人無為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為艮首林鍾為地統未之衝丑故為地正商以十二月為正地統故以坤為首黃鍾為天統子為天正周以十一月為正天統故以乾為天首此本出唐賈公彥周禮正義之說予整齊而紀之所

謂十二月者丞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後漢陳寵論之甚詳本出尚書大傳

忠臣名不傳

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淫於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徒一獲流歎人汪煥為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事佛刺血寫佛經散髮與僧踐捨身為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

血踐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
之事後主覽書赦而官之又有淮人李雄當
王師吊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
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陣于溧陽與王
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
者凡八人李氏訖亡不霑襃贈其事僅見於
吳唐拾遺錄頃嘗有旨合

九朝國史為一意他日史官為列之於李煜
傳庶足以慰二人於泉下歐陽公作吳某墓

誌云李煜時為彭澤主簿曹彬破池陽遣使
者招降郡縣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為李
氏死爾乃殺使者為煜守煜已降某為游兵
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死者曰固當如是主
將義而釋之其事雖粗見而集中只云諱某
為可惜也如靖康之難朱昭等數人死於震
武城之類予得朱弁所作忠義錄於其子栾
乃為作傳於

四朝史中蓋惜其無傳也

唐人酒令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唱遣輸長驅波
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
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
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
六人依采飲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
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
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
過一章又有籊籊令閃擊令拋打令令人不

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
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六

